

書



# 群書考索卷之九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正

教諭譚璋校正

。經史門

諸經

漢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

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愚因是以考諸經不能無說於此蓋自易太

卜掌三易之法皆出於伏羲一曰連山伏羲二曰歸藏黃帝三曰周易文王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藝文志云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六爻孔子為

彖象繫辭文言之屬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所謂周易者然也及秦燔書

而易獨以卜筮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亦可謂全書矣然

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惟費氏之經與古文同而孟梁丘之經則未免有

盛欲悔亡之脫畧及晉大康之世汲冢所得易經雖與周易上下經合



而繇辭則異必家之言固不可盡信而孟梁丘之易則自商瞿子木傳  
之田何者也乃後有參差焉何氏漢藝文志載易經十有二篇顏師古  
以為上下經又十翼故有十二篇自費氏始以卦象文言雜入卦中而  
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於費氏故十二篇之易遂亡王弼分爻之象辭  
各附當爻而古經遂不可復矣至於三易之名為杜子春之說則以連  
山為伏羲歸藏為黃帝為鄭康成之說則以連山為夏歸藏為商孔穎  
達之作正義則以連山氏為神農歸藏氏為黃帝其可不折衷於此歟  
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冠  
於周易之首以本卦尚存姑備商之缺云自孔子討論墳典而所謂三  
墳之書在伏羲氏天則曰山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在神農  
氏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在黃帝氏則曰形墳  
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三墳之目見於孔安國而漢藝文志已  
不載本朝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其中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  
典一篇嗣征引政典孔氏注乃謂夏后為正之典籍今正典之文頗合

豈偽邪館閣書目云皆依托也夫子斷自唐虞以下而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足書百篇此所謂書者然也柰何秦火之餘濟南伏生漢文帝時  
天下無有命伏生之治以口授晁錯而教於齊魯之間者不過二十九  
篇而已孔安國得古文尚書於孔氏之壁者比之伏生增多二十五篇  
安國始定為五十八篇作傳而漢藝文志乃曰尚書古文止五十七篇  
鄭康成序贊以為安國所定之書後又亡其一篇與安國之序不能相  
合劉向所校歐陽夏侯三家之經比之古文多有脫畧此蓋伏生所傳  
之本而馬融鄭康成所作尚書傳注如隋志所載乃云雜以經文非孔  
氏舊本蓋孔氏之書以巫蠱之事不復以聞逮至後漢其本遂絕間有  
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與古文孔傳相  
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始以孔傳奏上  
而獨闕舜典乃取王肅之堯典分而續之自慎微以陸德明釋文云今  
之舜典乃王肅本也自是歐陽夏侯之學馬鄭王肅之注皆廢而古文  
獨行於世矣也若乃無偏無頗洪範之舊文也唐元宗以聲不協語



此乃唐今改而為無陵又命衛包易古文以從今文天寶猶未害也彼  
漢之張霸乃為百兩之篇文意淺陋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則何為  
偽妄若是哉有如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獻之與左氏國語孟子  
所用秦誓不同漢魏諸儒因疑其謬而齊建武中姚方興亦造孔傳舜  
典自言得之大航當時集議咸以為非而隋之劉光伯乃取以列諸  
本第人遂以為舜典之篇出於姚氏此蓋隋志及史通之所載者其真  
偽不待校而明也以至汲冢古書出於晉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  
十餘萬言而荀勗撰次以為中經而後啓之殺盜太甲之誅伊尹共伯  
之名和則與經傳甚矣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  
壁之殘缺者隋藝文志載之尚書之末果可信乎自三百五篇之詩刪  
於夫子更歷嬴秦其書獲全得非以諷誦不獨在於竹帛蓋於漢而後  
有齊魯韓毛之學此詩之所以分為四也然齊詩至魏而亡魯詩至西  
晉而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存自左氏為春秋傳  
三十卷而公羊十一卷名穀梁十一卷魯相繼為之後復有鄒氏十一  
卷七史而公羊高齊人名亦相繼為之後復有鄒氏十一

夾氏十一之傳而鄒氏無師而夾氏未有其書亦得以並名於世此春  
秋所以分為五也然惟左氏至晉杜預而為之集解至隋而盛行公羊  
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矣若乃禮之書自秦而後缺壞為甚高堂生傳  
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出鄭氏  
六藝論  
經典釋文所引其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則多異其外則逸禮是也至劉  
向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  
戴之學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  
生所傳士禮即今之儀禮也禮記之作出自孔氏然正禮殘缺無復能  
明故范武子不識殺蒸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子之徒  
共撰所聞以為記而月令則呂不韋所備王制則漢博士所錄緇衣公  
孫尼子所撰蓋非復古之全書矣秦始皇深惡周官至於漢武帝開獻  
書之路周官一經既出於山巖屋壁之間而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  
得見焉其後劉向校理秘書始得著錄然亡其冬官一篇乃以考工記



足之隋志又云河間獻王以千金求冬官不可得遂足以考工當待諸  
儒共排以為非是劉歆獨識之後又有杜子春者能通其讀而鄭眾賈  
逵之徒皆傳其業焉然隋志以為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  
而六藝論則以為周官壁中所得六篇而同異既未可知蓋非古之全  
經矣至於漢藝文志所載孝經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分而字讀皆異至  
劉向與校經籍除其煩感以十八章為定論語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別  
而齊魯二家篇目又別不同折堯曰以為從政分子張為二篇是古論  
之殊也增問王與知道是齊魯之異也後張禹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而  
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志無師說然考之當時論語之傳授齊  
則有王吉貢禹之傳魯有龔奮蕭望之張禹之屬前漢而孝經又有后  
蒼翼奉軫相傳以名其家此所以不絕於後世歟雖然經固出於聖人  
也乃若輔翼而推明之則諸儒之功焉自西漢之後其擬其續之者有  
其人矣楊雄之太元王長文之通言是所以擬乎易也晉書書四卷名  
通言有文言由  
象時人比之太元孔衍刪取典言而作漢書白君易作湯征篇以補逸  
元何用卜益

書王通取漢之制誥誌策而謂之續書起漢魏晉中書百二十篇  
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  
者十篇孫王勣補陳正卿唐藝文志以來詔策章疏而為續尚書是所  
以擬乎書也東晉之補亡六篇王通之續詩以備六代而有化政頌歎  
之名是所以續乎詩也魏證之類禮是又續中禮者也晉鑿齒晉時之  
人  
漢晉春秋始光武而終晉愍王文中之元經首太熙而止開皇孔衍之  
漢春秋檀道鸞之晉春秋韋述具統之唐春秋此又欲續乎春秋者也  
其傳而訓釋之者亦有其人矣以言乎易則崔彖之易林後漢建武初  
六十四篇用  
凶王弼之大衍論魏尚書即陸德明之文句義疏李鼎祚之集註裴  
通之易書王勃之周易發微以言乎書若伏生之大傳劉向之洪範五  
行傳說向在成帝時乃集合上古以來歷  
春秋六國至周秦漢有詳常與劉陶之中文尚書連傳  
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九十一篇專為鳳兄弟設也牟長之尚書章  
句王肅之尚書釋駁李願之尚書新釋以言乎詩則若鄭康成之詩譜  
王肅之毛詩義駁楊義之辨異許叔牙之纂義唐正觀時為弘文館直  
學士於詩禮尤邃作為  
十篇高智周曰欲陸機之草木蟲魚疏楊嗣復之草木蟲魚圖唐開元  
明詩者宜先讀此



命集賢院脩詩草不出魚圖并會物以言乎禮則若馬融之周官傳

卷十一傳元之周官評論戴聖之月令章句卷十二何承天之禮論三

卷崔靈恩之三禮義宗卷三十丘敬伯之五禮異同張鎰唐之三禮國教

皇侃之禮記講疏百賈公考之禮記正義卷六十而周禮儀禮又合為之

疏焉若春秋繁露則作於董仲舒春秋釋例本為傳說春秋長曆隋

一家則作於杜預春秋調人左氏解也公穀皆為春秋全綜則作於劉

兆晉兆謂春秋二經三家朱金諸儒之議紛然乃合三家之長短以通之春

秋義函則作于賈春秋纂例則作於高重文宗好左氏高重時為

藝文字春秋纂左氏解誼則作於伏虔公羊注作於何休休則釋其詳

大體申乃更注又注於王接鼓梁集解作於范甯惠帝時補尚書

善解遂沈思積年而又作於徐邈春秋通例則作於陸希聲病

然故作此春秋三傳總例則作於韋表微此則春秋之學也國

則作於皇侃孔穎達孝經制旨則作於唐元宗元宗自注考

廣孝經則作於徐浩乾元二年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以此

**國**釋疑則作於王弼注則作於韓愈注辨則作於張籍而賈公彥又為

論語孝經之疏此則論語孝經之學也若乃五經音訓則作於賈之徐

貌孝武始覽載籍昭廷儒學之士謝安舉魏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九

經師授譜則作於唐之韋處故工能尊師故作此以試其達五經句沉

則作於賈之揚方隋志云五經句沉五經異評則作於賈之徐

苗苗家貧好學五經微音則作於唐之張鎰六經外傳則作於唐之劉

覲九經要句則唐李適之撰六經法言則唐韋處厚等實為之

經精義則唐楊安國等實為之九至於漢之五經則定於蔡

邕揚賜之徒唐之石經又定於高重鄭覃之屬此又兼通諸經之儒也

諸儒之功亦多矣而唐之劉子元乃獨不然其作史通也於尚書論語

則有疑古之十條於春秋則有五虛美十二未論之論噫聖人之經而

猶有疑焉亦足以知子元之學矣

漢石經



豈為東觀議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  
平四年與楊賜韓詵覃鵬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  
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大學之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  
視及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大學堂前石經四部。盧植熹  
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  
上言願請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得失裁定聖典刊正  
碑文

唐石經

鄭覃文宗時為相以經籍刻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共  
力刊讐準漢故事鑿石大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琳等是  
正其文刊于石文宗定五經錄之石張參等定正其訛文

儀禮

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為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志藝文以  
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

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  
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  
獻之朝乎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  
二疑也聘禮篇所記實行饗餼之物未采芻薪之數遽且簋簠之實鉶  
壺鬲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  
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  
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  
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以侯國之書使周公當  
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  
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  
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  
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  
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周禮為  
本儀禮為末賈公序言周禮為末儀禮為本論章疏之詳畧齊是皆考  
黃慶之舉大畧小經注疎畧隨李孟若舉小畧大經注稍簡



究精微者焉

諸子百家

自太史談為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藝諸子詩賦  
 兵書術數方伎之目班固作漢藝文志以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  
 而已今攷藝文志之所載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  
 雜曰農曰小說此所謂十家者也而儒家則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則出  
 於史官陰陽家則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則出於理官以至於名家之出  
 於禮官墨家之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則出於  
 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則出於裨闕官則亦未有無所本者  
 然孟堅所謂可觀者九家而於小說家則曰君子弗為得非說家或在  
 所指乎孟堅於諸子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皆刪劉  
 歆七畧之說以備于篇者也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  
 部豈亦倣孟堅之體乎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儒道法家名墨  
 縱橫之類大抵與班固而陰陽之家不列於目而唐志又始以雜藝術

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也夫所謂儒家者何也唐藝文志若晏子

則為晏平仲之書曾子則謂曾參之書公孫尼子則為七十弟子無

叶子之書董子則為戰國董何心之書墨魯仲連則為魯連子

之書漢魯仲連子鹽鐵論則作於兒寬潛天論則作於王符昌言則作

於仲長統申鑒則作於荀悅魏子則作於後漢之魏明年子則作於

後漢之牟融中論則作於魏之徐幹體論則作於魏之杜恕法訓則作

於蜀之譙周續說苑則作於唐之劉昫古今說苑則作於唐之李吉甫

若乃新語則作於漢之陸賈新書則作於賈誼隋志云賈誼新序則作於

劉向成帝求始元且子新論則作於且譚頤子新語則作於顧譚志林

新嘗則作於虞喜而夏侯湛華譚亦皆有新論之作王子正論則作於

王肅袁子正論則作於袁準正言則作於于寶正覽則作於梁周捨而

唐之褚光義亦有正論之作此豈非儒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唐藝

鬻子之出於鬻熊唐志道德經之出於老子鄭氏傳其學田子之出

於田駢莊子之出於莊周列子之出於列禦寇廣成子之出於商路公



蘇子之出於蘇彦宣子之出於宣聘陸子出於陸雲抱朴子內篇  
之出於葛洪而黔婁子則出於齊之隱士撰鵠冠子秘鵠則出於齊  
之隱人補文子之書雖曰出於老子弟子而班氏以為似依托者此  
非道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善管吾夷之有管子商鞅之有商君  
書謹到之有謹子申不害之有申子韓非之有韓子晁錯之有新書董  
仲舒之有春秋決疑崔寔劉廙之有政論魏巨範之有世要論吳劉  
邵之有法論杜佑之有管氏指畧此豈非法家者歟所謂名家者何也  
唐虞若鄧析子則鄭人與子產同時若尹文子則與宋鈞形俱游  
稷下者若公孫龍子則為堅白之辨若若惠子則所謂惠施而與莊子  
並時者漢至於魏廙毓之九州人士論劉邵之人物志梁姚信之士緯  
范謐之辨名苑杜周士之廣人物志此豈非名家者歟曰墨子善  
則為墨翟之作曰隋巢子曰胡非子則為墨翟弟子之作此所  
謂墨家者然也曰蘇子補則為蘇秦之書曰張子則為張儀之書而  
鬼谷子者隋志以周世隱人目之書志以蘇秦目之而皇甫謐樂壹

有鬼谷之注梁元帝有補缺子之作此所謂雜家者然也若尉繚  
子補則作於六國時之尉繚尸子則作於魯人之尸佼呂氏春秋之作  
於呂不韋淮南子之作於劉安論衡之作於王充風俗通義之作於應  
邵說林之作於孔衍抱朴子外篇之作於葛洪金樓子之作於梁元帝  
古今注之作於崔豹續古今精義之作於唐周象類苑之作於劉孝標  
群書治要之作於魏證帝王畧論之作於虞世南理道要訣之作於杜  
佑此所謂雜家者然也四人月令之作於崔寔齊民要術之作於賈思  
偽荆楚歲時記之作於宗慄玉燭寶典之作於杜臺卿秦中歲時記之  
作於李暉四時纂要之作於韓鄂而范子計然之書則范蠡與計然之  
所問答此所謂農家者然也張華之博物志顧協之瑣語劉義慶之世  
說劉孝標之續世說裴子野之類林其皆小說之謂乎以孫子之兵法  
而魏武帝杜牧賈林輩皆為之注武帝又為之續以吳起之兵法而賈  
誦孫鑄亦註釋之若曰六韜隋志以為太公之作而漢藝文志止曰太  
公二百三十七篇初無此書之名雖有周史六韜載之於志然注言慮



襄之間或國王時或曰孔子問馬頰師古即今之六韜而亦不指為大  
公之書則不知隋志將何所據邪有如黃帝之六一兵曆太公之金匱  
三官兵法趙穰苴之司馬法黃石公之三略魏武帝之兵書按要司馬  
彪之兵記孔衍之兵林李靖之六軍鏡吳兢之兵家正史李德裕之西  
南備錄錄其兵法之謂乎靈憲圖漢天儀則張衡為之漢天象注則  
吳王蕃為之天儀說要則陶洪景為之靈臺秘苑則史李才為之而釋  
周髀乾坤秘奧法象志則李淳風為之則集以至石氏之星經傳讀其  
氏之四七法其皆天文之謂乎若曆譜十八家見於班氏之志而四分  
曆則李梵為之景初曆則晉陽偉為之曆術則何承天崔浩皆為之皇  
極曆則劉焯為之曆義則淳屠一行為之九章重差則為之於劉向算  
經則為之於張正建韓延夏侯陽九章算術則為之於徐徽徐岳九章  
算經五曹算經則又甄鸞為之其皆曆算之謂乎京房則有周易占周  
易林焦贛賈直管輅則有易林而賈直則又有易內神靈郭璞則有周  
易新林賈直緯則有龜經是所謂五行者也秦府十八學士及凌煙功

臣則闢立本圖之開元十八學士則商敎韋無參圖之是所謂雜義者  
也若皇帝素問黃帝甲乙經黃帝八十一難若扁鵲內外經若岐伯灸  
經是又所謂醫經者也而班氏之志有曰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噫不知是何以見儒術之尊非諸家  
之比哉嘗觀荀卿論十二子有曰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混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是他輩魏中漢志有也公羊也子羊也情性以異為高不  
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繆也上功用夫儉約而慢差守是墨翟  
末節也上則取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不可以經國定分是謹到田駢  
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辨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然皆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子思  
唱之孟軻和之世俗唯唯然不知其非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今夫  
仁人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  
是則天下之害除聖主之迹著矣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有曰陰陽之  
術太詳而多是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  
長幼之禮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而強本節  
用者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  
者使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實不可廢也道家者使人精明專一動  
合無形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  
應物變化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班固之論九家有曰 儒家者流  
助人君明教化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道最為高唐虞  
之際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  
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寔衰此辟儒  
之患也道家者流清淨以自守卑弱以自待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  
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陰陽家者流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  
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舍人事而事鬼神法家者流信賞必罰  
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任則法而傷恩  
薄尊名者流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其所長也警妬子者為之

則折亂而已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也及  
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別親疎縱橫家者流  
權事制宜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尚詐譏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兼  
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靡而無  
所歸心農家者流播百穀勸農桑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  
並耕悖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或一言可米此亦芻蕘狂夫之義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夫諸子者皆起於王道既衰時君世主好惡殊  
方是以九家之術鑿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說取合諸侯  
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文章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  
折中皆股肱之才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  
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觀太史公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  
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而擾卒無  
所補太史公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太史



公說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為無益哉觀  
史遷與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牧以為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殊不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經傳之明文古今之通論也故劉歆馬融  
孔安國之徒謂天授伏羲以河圖錫禹以洛書然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不可易也而河圖之數則四十有五洛書之數則五十有五其不  
同者何也天也之數五十有五今大衍之數止於五十又何也蓋五者  
中數也在五行曰土今以四時論之木王於春火王於夏金王於秋水  
王於冬惟土分王四季十有八日共成七十二日以藏四時之間而成  
歲功也今大衍止五十蓋三才分四象著五者退藏於密也其用四十  
有九由體起用也分而為四十有九合而為一然則無為而為者其惟  
五乎河圖者大衍之本也其數五居中而一與九次之三居乎左之中  
四與八次之七居乎右之中六與二又次之總為四十有五而止蓋虛

十者是亦上也蓋大衍所虛者生數也河圖併與成數而虛之然河圖  
或縱或橫皆十有五今以五居中象易之大極也虛十於中是不縱不  
橫亦十五也豈天地密意歟若洛書其疇雖九數亦五十有五五行也  
五事也八政之典五紀也六三德之與七稽疑也八庶譴也五福之與  
六極也唯大衍之五十皇極五也特不言數豈非非數之數然後於數  
之中而有所統會也然則易之大極河圖之五洛書之皇極經天緯地  
宗主萬變乃象數出入之門皆不離乎此也孰謂天地五十有五河圖  
四十有五洛書五十有五而有異者哉雖然易與洪範相為表裏後世  
呂不韋取而著之月令楊雄以是而草太元劉向以是而作五行傳班  
固范曄以是而作五行志皆第相沿仍宜其一揆而或異同何也易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天數五地數  
五五並相得而各有合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則  
數至於五而不及於六七八九十何也月令春秋則其數八夏則其數  
七中央其數五秋則其數九冬則其數六又不及於一二三四十何也



太元經曰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又不言於十河也洪範則以水火木金土為序易則不言大禹謨則以水火金木土設為序而增設為六府者何也月令則以木火土金水為序太元則以木金火水土為序班固劉向以水火土金水為序范曄則以木金火水土為序又何也蓋易不言水火金木土者以既寓於四象則不待言而理自存猶禮官不言垂象也其洪範不及於六七八九十者即其生數可以見其成數也太元經曰一德而作二生一刑而作五冠五生不相殄五冠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父子之道也不相逆乃能相治君臣之道也大禹謨之言以水治火以火治金以金治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相治之理也增設為六府者土爰稼穡論其可歌之功也呂不韋月令據夏小正以正四時則以德之盛者言之也劉向依月令而作傳班固擬劉向之傳而作志故其序一德之同皆取相生亦猶制地之律以資生為功故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羽之義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揚子雲擬易第

作太元故合生成之數范曄作志則本太元而衍曆故其序與之合以自下而上為言木受制於金金受制於火火受制於水水受制於土皆取相制之義也

### 太衍

易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減其五也韓輔嗣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然則五十有五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非謂衍天地之策也衍天地之策則夫五退藏於密其數所以止於五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一不用者天地之天生氣也馬季良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有二月十有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



有九轉運而用也苟爽則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有八如乾坤二用  
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有九也鄭康成則曰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者以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

太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也姚信董遇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  
六以象六爻之數故減六而用四十有九顧愷則曰此五十數以數神  
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二以明不可言之義數子之言皆未為得  
而韓輔嗣近之京房知二十八宿之小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不知四  
者同氣而總各耳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足之則又重舉乾初九  
之一爻諸說亦迂矣蓋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地二上騰與  
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地四右轉與天  
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生者成而耦  
以耦成而奇天陽也故其數奇也陰也故其數耦其耦相合而五十有  
五之數備太衍之數減其五者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之本也蓋  
天五為變化之始散在五行之位故中無定象天始生一肇有其數也

而後生四象五行之數今馬而虛一不用是明元氣為造化之宗居  
不動也既以減五又以虛一然後以四十有九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  
儀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襟其著者  
以四為數以象四時四襟之餘歸此餘數於所初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初而後掛以陽爻之六一爻三十有六策六爻故二百一十有六也  
陰爻亦六爻二十有四策六爻故百四十有九也凡三百有六十此舉  
中道以言之

策者襟而所得之數乾坤之策皆取老陰老陽之數老陽之數三十  
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  
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陰  
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合為策故象萬物也

當期之日二篇之策

乾坤之策皆一定之數出於大衍者也故大衍之數先天地而乾坤  
之策次之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夫大易之數何也參天兩地之數也所以參天者天秉陽八卦之陽爻皆得參天之數

參天一爻當三三為九所謂兩地者

兩地蓋坤六斷則一當二故也

地秉陰八卦之陰爻皆得兩地之數惟陽爻得參天之數故乾之陽爻三得自然之數九當揲著之際三揲俱少則計所揲之餘得四九之數所以為老陽惟陰爻得兩地之數故坤之陰爻三得自然之數六當揲著之際三揲俱多則計所揲之餘得四六之數所以六為老陰三男之爻一陽而二陰得自然之數七揲著之際兩多一少則折揲之餘得四七之餘而七為少陽者自然之理或三女之爻一陰而二陽得自然之數八揲著之際兩少一多則所計揲之餘得四八之數而以八為少陰者自然之理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而九七八六之理存陰陽老少之理明增之一則於揲為贅不可也減之一則於揲有缺

不可也此自然之數歟河圖得自然四十五之數洛書得自然五十五之數亦猶周天之度周春之日或贏或縮亦皆本於自然也或者求九七六八之數而不得考陰陽老少之理而未明乃謂陽動而進以進為文故少七而老九陰動而反以反為文故少八而老六又惑於不用十為老少之說乃謂臣不可以加君陰不可以加陽故不用十而用八則其於自然之理蓋亦昧而不通者歟昔子雲作太元以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虛其三而用二十有三司馬作潛虛三百六十四變變著一日以周春數亦本於自然數之理也所以著之德圓而神顧取而用之如何耳

# 群書考索卷之九

畢

前集



# 群書考索卷之十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諸子百家門

教諭譚璋校正

諸子類

家語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  
 言語也後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  
 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  
 之其後彼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  
 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京師士  
 大夫皆迭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  
 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特



吾仕京師切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  
纂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  
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  
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  
之所注者在可疑也語目

**國語**戰國策孔衍春秋後語同馬彪九州春秋

左丘明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晉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  
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  
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禮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  
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壘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

之流三傳之亞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  
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孔衍又  
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  
於漢之際此則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漢司馬彪又錄漢  
事因為九州春秋尋其統體亦近代之國語也。左氏國語其文深闕  
傑異固世之所難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詛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  
者溺其文采而論於是非是知一有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  
作非國語國語序

**爾雅**

張晏漢藝文志注云爾近也惟正也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  
一篇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  
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周公所作也今俗所傳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  
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德明釋文云釋詁蓋周公作邢  
昺疏云釋詁一篇相承以為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



馬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為十九篇郭璞注陳波博士孔鮒撰小爾

雅十三章甲術詁訓張揖廣雅三篇今逸雅音存隋曹憲因張揖

廣雅附作首解更為十篇避煬帝諱改廣為博雅今存十卷李商隱以

蜀語為蜀爾雅李暉劉溫潤採摭羣書之言以華音釋之為羣爾雅宋

臨姑神宗朝陸佃固進對論物性進說魚說本二篇自是益加論撰

成碑雅二十卷以諸國書目錄

西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及張仲宣王時人非周

公之制明矣劉歆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徒所記以

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謂外戚傳補史佚救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

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學者皆云周公所記

也張仲孝交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若言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宜

考此秦漢書之詩在周公之後明矣疏。歐陽公本義亦謂爾雅非

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

爾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自是以後世罕得聞至漢武帝時

南人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故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於是

顯其後雖注者十餘家猶未詳備陸德明叙錄捷為文學注二卷劉歆

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惟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

其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餘千典籍散亡未知誰氏然皆未詳。夫

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法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

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哀將以

納民於善洎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繁方俗之語片言殊訓

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絲是聖賢間出詁訓通陳周公倡之

於前子夏和之於後羣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

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浸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

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

悉其為注者則有捷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

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其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

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



不經師匠今既奉上勅校定考按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爾雅小雅漢書藝文志有爾雅又有小雅唐藝文志有郭璞注爾雅又有李軌解小雅。廣雅唐藝文志張揖廣雅四卷。博雅唐藝文志曹憲博雅十卷。李文成博雅志十三卷。唐藝文志雜家類也埤雅宋朝陸佃作。續爾雅唐藝文志劉伯莊續爾雅。邢昺爾雅疏咸平四年上

子思

名伋孔子孫著書二十三篇

漆彫子

名終後孔子弟子著書十三篇

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著書十六篇

景子

著書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李氏

子夏弟子魏文侯相著書七篇

晏子

齊大夫晏嬰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七篇今館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嬰行事而為此書故其書卷頗多於前志。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執假令尚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曾子

參南武成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備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擬出而為曾子

荀子

考索列傳卷之十一

四



荀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  
衍田駢淳于冕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成作書刺世是時荀  
卿為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荀卿善  
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備列大夫之缺而  
荀卿三為祭酒焉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荀卿後孟子百餘年荀  
卿以為人性惡故為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趙人名况唐楊倞注分舊  
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按史記物况以謫適楚為蘭陵令應聘諸  
侯卒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師之著書數萬言宋朝撰荀子疏一卷  
。韓愈讀荀子曰汝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  
在軻雄之間乎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也

魯仲連子

魯仲連子齊人也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齊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史記十四篇齊人以談說遊諸侯不願於仕宦退隱海上  
著此書藝文

孔叢子

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孟取其事雜也又益以連叢二篇合  
為二十三篇田明傳曰學盤

楊子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傳本。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  
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  
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箴作川箴晉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反而  
廣之辭莫嚴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心與放依而馳騁云傳本。雄  
見諸子以知舛馳大抵訛訾聖人雖小辨終破大道故時人有問雄常  
用法應之者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文中子

隋王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義集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為序宋朝  
既逸注宋咸以文中子悉模論語句迹仲尼事上謂子精陳叔達房魏諸  
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又為駁中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王福時



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凝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曰疑亡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綬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闊敦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之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盡絕藝城未能銓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從事又以中說授子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此論語之記乎儒子奉之無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為十篇

百家類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知而尚備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人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孔子

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師古曰論語集注云之言也言於人下所稱譽者則試也事取其貴也譽也於反

之降殺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碎片又

隨時抑揚違離道本

師古曰解師古曰諱衆取寵師古曰諱衆也諱與華反苟以諱衆取寵師古曰諱衆也諱與華反備之是以五經爭析儒學寢衰此碎解之患漢志儒者所以助人君

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說大抵

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

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

代備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

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

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

博而寡要精經籍志

諸儒並見前類

道家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



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也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讓。道者蓋為萬物之與聖人之至曠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陽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者行實參差焉蓋不能言黃帝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矣

管子

管夷吾者頡上人也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本傳。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具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特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獨乎哉

管子

管子書前卷。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

秋始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

是王者夫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伐征是諸侯之

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始也春秋以平王

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威中

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夫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

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於衛詩美其存中

國也春秋無與辯何其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



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譏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譏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人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夷之功皆遠畧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祇民武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武霸鄉方畧豈王者不先謀武霸審筭佚豈王者暴師武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武亦時夷狄內聘大考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其據也

孔子齊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

其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壽世之學

老子者則繼儒學儒學亦繼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

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戰

國時蒙人莊周撰其旨宗於老子晉郭象注唐成元英又為之疏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自言師

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複存者八

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抱朴子葛洪元帝時著書不載其自序曰世儒莫信神仙之書故儒所

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擇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洪博物

深洽江左絕倫

太公二百二十七篇姓呂名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出又以

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孫子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見史。○作孫子十六篇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志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極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慮也漢藝文志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言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備謫見于天日為之缺后德不脩謫見于天月為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辰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敘術錯亂而難明矣

歷譜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與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曆數者所以據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厄會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叙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始舉正於中歸餘於閏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壞大為小削遠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說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有



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  
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後以相亂志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  
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愛在下  
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  
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  
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眠視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  
數者纔得其十補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隋志

###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  
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  
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懲齊不執而輔於治者  
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  
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服萬民之罪是也刻者

為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趙有處子藝文志

蔣棣子一篇藝文志

燕十事十篇藝文志

商子戰國時公孫鞅撰史記言鞅少好刑名之學嘗讀商君開塞耕戰  
書與其子相類今其書具存

韓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

人言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  
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太史公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唯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非子散道

德故論要亦言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激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史記

李子名惺相魏文侯富國強兵作李子三十二篇出藝文志



鼂錯頓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馭張恢生所傳○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贊作書三十一篇藝文

慎子戰國時慎到所撰四十二篇務刑名之學申韓補之藝文

名家類

名七家三十六篇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苛鈎軼析亂而已漢志○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出清志○公孫龍子戰國時公孫龍撰為堅白之辨假物取譬異時君威悟而正其名實焉

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殺殺鄧析而用竹刑則非子產

所殺也藝文志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墨家

墨六家八十六篇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責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漢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梁之食桐棺三寸責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惠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違特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禮志○墨子宋大夫墨翟撰其說責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今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



從橫家

從橫十二家百七篇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尊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論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倭人為之則便辟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隋志

鬼谷子周時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受以捭闔分其書三卷

蘇子三十二篇蘇秦者周雒陽人師習鬼谷先生。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史

張子十篇張儀魏人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三晉之權謀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人祇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史

皇明正德戊辰  
慎獨齋新刊行

群書考索卷之十

畢

前集







聖